

魯迅雜文集

大 方 出 版 社 印 行



魯 迅 雜 文 集

著 者 · 魯 迅

大 方 出 版 社 印 行

魯 迅 雜 文 集

著 者：魯 迅
出 版 者：大 方 出 版 社
發 行 者：南 洋 圖 書 公 司
香港德己立街三十八號
NANYANG BOOK CO.
38, D'aguilar Street
HONG KONG
承 印 者：南 洋 印 刷 廠

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

1970年10月再版 H. K. \$

魯迅雜文集目錄

魯迅先生畧傳·····	一
從幫忙到扯淡·····	四
我要騙人·····	六
我的第一個師父·····	一〇
病後雜談·····	一七
病後餘談·····	二〇
三月的租界·····	三一
阿金·····	三四
寫于深夜裏·····	三八
一、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之流入中國	
二、畧論暗暗的死	
三、一個童話	
四、又是一個童話	
五、一封真實的信	

陀思妥夫斯基的事·····	四九
凱綏·珂勒惠支版畫·····	五一
論大眾語·····	五五
中國語文的新生·····	五九
從『別字』說開去·····	六一
關於新文字·····	六五
門外文談·····	六七
一、開頭·····	
二、字是什麼人造的？·····	
三、字是怎樣來的？·····	
四、寫字就是畫畫·····	
五、古時候言文一致麼？·····	
六、於是文章成爲奇貨了·····	
七、不識字的作家·····	
八、怎麼交代？·····	
九、專化呢，普遍化呢？·····	
十、不必恐慌·····	

七

十二、煞尾

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導言……………八六

譯文復刊詞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
豐收序言……………一〇六

八月的鄉村序言……………一〇八

生死場序言……………一一〇

白莽遺詩序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
關於「白莽遺詩序」的聲明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故事新編序言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「題未定」草……………一九

一

二

三

四（不發表）

五

六

十一、大衆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

八

九

理水·····	一四四
采薇·····	一六〇
起死·····	一七九
出關·····	一九〇
「出關」的「關」·····	二〇一
「……這也是生活」·····	二〇六
死·····	二一〇
幾個重要問題·····	二一五
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·····	二一八
答託洛斯基派的信·····	二二〇
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·····	二二三
死魂靈序·····	二三五

魯迅先生略傳

魯迅先生今年七十二歲。他的生平從幼時到一九二五年，可以根據他的「自叙傳畧：」

「我於一八八一年在浙江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。父親是讀書的；母親姓魯，鄉下人，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書的學力，聽人說，在我幼小時候，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，並不很愁生計。但到我十三歲時，我家裏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，幾乎什麼也沒有了；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，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。我於是決心回家，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，約有三年多，死去了。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；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，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，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，——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。」

其時我是十八歲，便旅行到南京，考入水師學堂了，分在機關科。大約過了半年，我又走出，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，畢業之後。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。但待到在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，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，原因之一是爲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。我於是進了仙台(Senda)醫學專門學校，學了兩年，這時正值俄日戰爭，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被斬，因此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。我便棄了學籍，再到東京，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，但都陸續失敗了。我又想往德國去，也失敗了。終於，因爲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，我便回到中國來；這時我是二十九歲。

我一回國，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，第二年就走出，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，第三年又走出，沒有地方可去，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，到底被拒絕了。但革命也就發生，紹興光復後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。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，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；移入北京，一直到現在，近幾年，我還兼做北京大學，師範大學，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。

我在留學時候，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，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，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，做來登在「新青年」上的。這時纔用「魯迅」的筆名（Pennname）；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，現在彙印成書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「吶喊」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。別的，除翻譯不計外，印成的又有一本。中國小說史畧。」

就在這年，因為女子師範大學發生風潮，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。一九二六年春，國民軍，張作霖快要入北平的時候，執政府曾列五十位過激的教授名單，準備通緝，魯迅也是其中之一。於是南下，擔任福建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。不久，謠言紛起，和學校當局的意見不合，離開廈門，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，擔任文科學長。又因環境不適，終於離校。一九二七年，來到上海。一九二八年，編「奔流」月刊。辦了一年，停刊。這時，文學界發生革命文學論戰，語絲派以魯迅為中心，和創造社對壘。一九三〇年，辦「萌芽」雜誌。但不久又停刊。同年，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。三月二日，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，從事普羅文學的運動。一九三一年，因國難的嚴重，寫許多關於時事的雜誌。最近，文藝界有「國防文學」和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」兩個口號的論戰，後一個口號，就是魯迅先生提出的。

關於著作，有短篇小說集「吶喊」，「徬徨」，歷史小說集「故事新編」，散文小說集「野草」，自敘散文「朝華夕拾」，論文及雜感集「憤」，雜感集「熱風」，「華蓋集」，「華蓋集續編」，「而已集」，「三閒集」，「二心集」，「偽自由書」，「南腔北調集」，「准風月談」，「花邊文學」，「魯迅雜文集」，纂輯有「中國小說史畧」，「謝承後漢書輯本」，「古小說鈎沈」，「唐宋傳奇集」，「小說舊聞鈔」，校訂有「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」，「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」。翻譯有「桃色的雲」，「一個青年的夢」，「工人綏惠畧夫」，「愛羅先珂童話集」，「小約翰」，「豎琴」，「一天的休息」，「鍊」，「死魂靈」第一部及第二部的一部分，「一個壞孩子及其他」，苦悶的象徵」，「出了象牙之塔」，「壁下譯叢」，藝術論」兩種，「文藝與批評」，「現代新興文學諸問題」。

從幫忙到扯淡

「幫閑文學」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，——但其實是誤解的。

「詩經」是後來的一部經，但春秋時代，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于侑酒；屈原是「楚辭」的開山老祖，而他的「離騷」，却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。到得宋玉，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，他已經毫無不平，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。然而「詩經」是經，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；屈原宋玉，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。爲什麼呢？——就因爲他究竟有文采。

中國的開國的雄主，是把「幫忙」和「幫閑」分開來的，前者參與國家大事，作爲重臣，後者却不過叫他獻詩作賦，「俳優著之」，只在弄臣之列。不滿于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，他常常稱病，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，却暗暗的作了關于封禪的文章，藏在家裏，以見他也許有計劃大典——幫忙的本領。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，他已經「壽終正寢」了。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，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。爲什麼呢？就因爲他究竟有文采。

但到文雅的庸主時，「幫忙」和「幫閑」可就混起來了，所謂國家的柱石，也常是柔媚的詞臣，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，可以找出這實例。然而主雖然「庸」，却不「陋」，所以那些幫閑者，文采却究竟還有的，他們的作品，有些也至今不滅。

誰說「幫閑文學」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？

就是權門的清客，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子，寫一筆字，畫畫兒，識古董，懂得些猜拳行令，打趣插科，這纔能不失其爲清客。也就是說，清客，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，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爲，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。例如李漁的「一家言」，袁枚的「隨園詩話」，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。必須有幫閑之志，又有幫閑之才，這才是真正的幫閑。如果有其志而無其才，亂點古書，重抄笑話，吹拍名士，拉扯趣聞，而居然不顧臉皮，大擺架子，反自以爲得意，——自然也還有人以爲有趣，——但按其實，却不過是「扯淡」而已。

幫閑的盛世是帮忙，到末代就只剩了這扯淡。

我要騙人

疲勞到沒有法子的時候，也偶然佩服了超出時代的作家，要模倣一下試試。然而不成功。超然的心，是得像貝類一樣，外面非有殼不可的。而且還得有清水。淺間山邊，倘是客店，那一定是有的罷，但我想，却未必有去造「象牙之塔」的人的。

爲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，作爲窮餘的一策，我近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，這就是騙人。

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，日本一個水兵，在關北被殺了。忽然有了許多搬家的人，汽連租錢之類，都貴了好幾倍。搬家的自然是中國人，外國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馬路旁邊看。我也常常去看的。一到夜裏，非常之冷靜，再沒有賣食物的小商人了，只聽得有時從遠處傳來着犬吠。然而過了兩三天，搬家好像被禁止了。警察拼死命的在毆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車夫和洋車夫，日本的報章，中國的報章，都異口同聲的對於搬了家的人們給了一個「愚民」的徽號。這意思就是說，其實是天下太平的，只因爲有這樣的「愚民」，所以把頗好的天下，弄得亂七八糟了。

我自始至終沒有動，並未加入「愚民」這一夥裏。但這並非爲了聰明，却只因爲懶惰。也曾陷在五年前前的正月的上海戰爭——日本那一面，好像是喜歡稱爲「事變」似的——的火線下，而且自由早被剝奪，奪了我的自由的權力者，拿着這飛上空中了，所以無論跑到那里去，都是一個樣。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。無論那一國人，都指這爲可笑的缺點。然而懷疑並不是缺點。總是疑，而並不下斷語，

這才是缺點。我是中國人，所以深知道這秘密。其實，是在下着斷語的，而這斷語，乃是：到底還是不可信。但後來的事實，却大抵證明了這斷語的確。中國人，疑自己的多疑。所以我的沒有搬家，也並不是因為懷着天下太平的確信，說到底，仍不過爲了無論那裏都一樣的危險的緣故。五年以前翻閱報端，看見過所記的孩子的死屍的數目之多，和從不見有記着交換俘虜的事，至今想起來，也還是非常悲痛的。

虐待搬家人，毆打車夫，還是極小的事情。中國的人民，是常用自己的血，去洗權力者的手，使他又變成清淨的人物的。現在單是這樣就完事，總算好得很。

但當大家正在搬家的時候，我也沒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熱鬧，或者坐在家裏讀世界文學史之類的心思。走遠一點，到電影院裏散悶去。一到這裏，可真是天下太平了。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處所。我剛要跨進大門，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。是小學生，在募集水災的捐款，因爲冷，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。我說沒有零錢，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。我覺得對不起人，就帶她進了電影院，買過門票之後，付給她一塊錢。這回是非常高興了，稱讚我道，「你是好人」，還寫給我一張收條。只要拿着這收條，就無論到那裏，都沒有再出捐款的必要。于是我，就是所謂「好人」，也輕鬆的走進裏面了。

看了什麼電影呢？現在已經絲毫也記不起。總之，大約不外乎一個英國人，爲着祖國，征服了印度的殘酷的酋長，或者一個美國人，到亞非利加去，發了大財，和絕世的美人結婚之類罷。這樣的消遣了一些時光，傍晚回家，又走了靜悄悄的環境。聽到遠地裏的犬吠聲。女孩子的滿足表情的相貌，

又在眼前出現，自己覺得做了好事情了，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來，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麼一樣。

誠然，兩三年前，是有過非常水災的，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。但我又知道，中國有着叫作「水利局」的機關，每年從人民收着稅錢，在辦事。但反而出了這樣的大水了。我又知道，有一個團體演了戲來籌錢，因為後來只有二十幾元，衙門就發怒不肯要。連被水災所害的難民成羣的跑到安全之處來，說是有害治安，就用機關鎗去掃射的話也就聽到過。恐怕早已統統死掉了罷。然而孩子們不知道，還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，募不到，就失望，募到手，就喜歡。而其實，一塊來錢，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煙捲也不夠的。我明明知道着，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裏似的，付了一塊錢。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瀾漫的孩子歡喜罷了。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。

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，問我天國是否真有，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，答道真有的罷。

然而這一天的後來的心情却不舒服。好像是又以爲孩子和老人不同，騙她是不應該似的。想寫一封公開信，說明自己的本心，去消釋誤解，但又想到橫豎沒有發表之處，于是中止了，時候已是夜裏十二點鐘。到門外去看了一下，已經連人影子也不見。只在一家簷下，有一個賣餛飩的，在和兩個警察談閒天。這是一個平時不大看見的特別窮苦的肩販，存着材料多得很，可見他並無生意。用兩角錢買了兩碗，和我的女人兩個人分喫了。算是給他賺一點錢。

莊子曾經說過：「乾下去的（曾經積水的）車轍裏的鮒魚，彼此用唾沫相溼，用溼氣相噓」——然而他又說：「到不如在江湖裏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。」

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却，而我，却愈加恣意的騙起人來了。如果這騙人的學問不畢業，或中止，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。

但不幸而在既未卒業，又未中止之際，遇到山本社長了。因為要我寫一點什麼，就在禮儀上，答道「可以的」。因為說過「可以」，就應該寫出來，不要使他失望，而到底也還是寫了騙人的文章。寫着這樣的文章，也不是怎麼舒服的心地。要說的話多得很，但得等候「中日親善」更加增進的時光。不久之後，恐怕那「親善」的程度，竟會到在我們中國，認為排日即國賊——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，使中國滅亡的緣故——而到處的斷頭臺上，都閃爍着太陽的圓圈的罷，但即使到了這樣子，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。

單是自己一個人的過慮也說不定：要彼此看見和瞭解真實的心，倘能用了筆，舌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的便當的方法，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，然而這樣便宜事，恐怕世界上也很少。這是可以悲哀的。一面寫着漫無條理的文章，一面又覺得對不起熱心的讀者了。

臨末，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豫感，算是一個答禮罷。

我的第一個師父

不記得是那一部舊書上看來的了，大意說是一位道學先生，自然是名人，一生拚命關佛，却名自己的小兒子爲「和尚」。有一天，有人拿這件事來質問他。他回答道：「這正是表示輕賤呀！」那人無語可說而退云。

其實，這位道學先生是詭辯。名孩子爲「和尚」，其中是含有迷信的。中國有許多妖魔鬼怪，專喜歡殺害有出息的人，尤其是孩子；要下賤，他們才放手，安心。和尚這一種人，從和尚的立場看來，會成佛——但也不一定——固然高超得很，而從讀書人的立場一看，他們無家無室，不會做官，却是下賤之流。讀書人意中的鬼怪，那意見當然和讀書人相同，所以也就不來攪擾了。這和名孩子爲阿貓阿狗，完全是一樣的意思；容易養大。

還有一個避鬼的法子，是拜和尚爲師，也就是捨給寺院了的意思，然而並不放在寺院裏。我生在周氏是長男，「物以希爲貴」，父親怕我有出息，因此養不大，不到一歲，便領到長慶寺裏去，拜了一個和尚爲師了。拜師是否要費見禮，或者布施什麼的呢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「長庚」，後來偶爾用作筆名，並且在「在酒樓上」這篇小說裏，贈給了恐嚇自己的姪女的無賴；還有一件百家衣，就是「衲衣」，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拼成的，但我的却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，非喜慶大事不給穿；還有一條稱爲「牛繩」的東西，上掛零星小件，如曆本，鏡子，銀